

## □ 体谈

## 今朝育少年 来日上冰雪

## □ 域外

□ 韩秉志

## 跟随他的笔

## 聆听塞内加尔的诗

□ 郭凯

这个中国青年舍得沉下心,来做一件传播文化的事情,而且不计得失、不求回报,令人敬佩

塞内加尔位于非洲西部,其文学、音乐、舞蹈艺术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都非常有名。但是由于相距遥远,加上语言的隔阂,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知之甚少。最近记者遇到一位翻译当地史诗的中国青年程纬,他的故事和经历,让我眼前一亮。

“我想学会沃洛夫语,翻译塞内加尔史诗。”他说。

程纬,“80后”,瘦瘦高高的个子,一头飘逸的长发,说话也略显腼腆。学计算机出身的他,爱好文学与艺术,并自学了法语,还是个十足的旅游达人。通过骑车和搭车这样一般人看上去非常艰苦的旅行方式,他的足迹已经遍布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3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他都会尽力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当地百姓生活,感知历史与现实在每一片土地上留下的不同印记。

说起对塞内加尔的第一印象,他提到的是塞内加尔的音乐,尤其是塞内加尔的鼓声。热带地区明快的打击节奏,配上走街串巷的“戈里奥”(非洲游吟诗人)高亢悦耳、词句押韵、口头相传的史诗,这一切都让他入迷,让他兴奋。6个星期前,他还在摩洛哥游历,突然就萌生了到塞内加尔学习沃洛夫语的想法。

通过一路搭车旅行,经过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他终于抵达了塞内加尔,在达喀尔安顿下来。这位中国青年自费找到了达喀尔大学的一名教授,正式学习起当地主要语言——沃洛夫语。对这位教授来说,他也是仅有的外国学生。每天和当地人一起,搭公交车去上学,自己买菜做饭……他还尝试着用沃洛夫语和邻居、商贩交流,乐此不疲。当地人发现一个中国人能说如此好的沃洛夫语,对他们的文化如此感兴趣,也非常愿意和他交流,言语中透出对自己国家文化历史的自豪感。

程纬说,学会沃洛夫语,主要是想做三件事情:第一是要翻译塞内加尔史诗的部分节选,内容是关于塞内加尔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君王阿尔布里·恩伽依的。虽然这部史诗已经有了法语译本,但他还是想通过沃洛夫语将其直接译为中文,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持文本的原汁原味;第二件事,是想翻译塞内加尔民歌选集,主要是当地游吟诗人传唱多年的歌谣,这些歌谣浓缩了千百年行走的历史;第三是想找一位当地的戈里奥,完整记录一次他的演唱过程,将内容翻译下来,让这种在非洲也逐步开始消亡的传统文化形式得到保存。

作为一个外国人,要想掌握当地语言,翻译当地史诗,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要面对很多特定历史典故、人名地名、比喻和隐喻,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是这个中国青年舍得沉下心,花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样一件外人看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不计得失、不求回报。对当代中国青年来说,这体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精神;对多样文明的真心尊重,对世界的好奇,对兴趣的无限热爱,以及为完成梦想所付出的努力、行动和坚持。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把来自西非的声音带到神州大地,让更多中国读者,能跟着他的笔,走进百年前的塞内加尔,在猴面包树下,在激动人心的鼓点声中,聆听来自远古的声音和传颂多年的故事。

让我们看看程纬笔下已经译成中文的塞内加尔诗歌,是多么美!

塞纳布  
捣谷煮肉,  
摆酒设宴,准备迎接  
阿尔布里·佩牙·比拉姆  
与丈夫,比拉姆·彭达·恩杰姆·恩交特。  
谁料,他俩中途迷路,绕过塞纳布,行至恩根能村。  
见君未至,  
塞纳布,站立起身  
姆依人,左右相伴  
一行人,启程赶往恩根能村,  
美味佳肴,悉数带上,  
长途跋涉,千里寻夫,  
及至军前,箪食壶浆,  
那年那月,煮食谷物。  
.....



▲几名少年冰球队员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冰面上

练习冰球。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小朋友在吉林省长春市儿童公园冰场内滑冰。

新华社记者 林宏摄

来越来越被年轻家长所接受。在不少冰球机构里,甚至可以看到年仅4岁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冰训练。

正值寒假,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昆仑鸿星小狼国际冰球俱乐部(下称小狼俱乐部),记者遇到了带孩子前来参加训练的宋女士。宋女士的儿子从8岁开始打冰球,至今已有近6年时间。她的小女儿也在两年前开始冰球的系统训练。

“冰球项目不仅需要球员在场上默契配合,对技战术和应变能力等综合素质也有很高的要求,是一项充满智慧的体育运动。孩子打冰球之后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增强身体素质、提高意志力等。这些积极变化,也是我一直支持他们打冰球的主要原因。”宋女士说。

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内外冰球比赛的小狼俱乐部总经理金磊本身是一名国家健将运动员。他告诉记者,随着冰雪运动的发展,目前北京的冰场数量迅速提升,参加冰球训练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多。经过10余年发展,小狼俱乐部现已拥有近千名青少年运动员。

不过,从消费水平来看,冰球确实是一项贵族运动。宋女士坦言,在孩子所参加的各类课外培训班里,冰球花费是最高的。平均算下来,一年在两个孩子身上仅冰球培训的投入就不下20万元。这还不包括球杆、球服等相关冰球设备。

“随着孩子不断长高,身上的装备需要频繁更换。此外,参加各项比赛的费用也

不菲。”宋女士说。

尽管冰球培训价格不菲,但不少有经济基础的家长仍愿意给孩子花这个钱。金磊坦言,从目前情况来看,冰球依然是许多较低年龄段男孩子的优选项目。但大范围地把一次性的“上冰雪”变成深入其中的“培训”尚有一定难度。

“小狼俱乐部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打造一套冰球培训体系,助力国家冰球队的人才培养。但从竞技角度说,我国冰球运动员的职业化程度还远不能与足球、篮球等项目相比,大多数冰球爱好者没有上升通道,升学或进入职业化的道路并不畅通。”金磊说。

“最难的是坚持。要让孩子坚持住,首先需要家长坚持。许多小朋友因为学业等各种原因,培训几年以后就中断了。像我们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现在孩子每周至少上两次冰雪培训课,但同时孩子的学业也比较重,训练主要集中在课后时间。我们也呼吁学校减负落到实处,实现二者兼顾。”宋女士说。

## 推动上冰雪 教育得跟上

在北京申冬奥的背景下以及“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指引下,冰雪培训能否成为未来的一个主流生意呢?

金磊坦言,作为冬季运动的头号项目,冰球在中国的推广普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目前在小狼俱乐部一天培训学员可达到230多人次,但这一数量还远没有达到冰场的最大承载水平。在他看来,如果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始终需要付出比较昂贵的成本,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即便青少年冰球运动出现“火爆”现象,也很难长期维持。

业内人士认为,在市场运作中,体育培训需要更为精细的教育理念支撑。只有教育与市场共同进步,体育培训才更具现实意义。其中,冰雪进校园、运动场地、专业教练等成为推动发展的关键。

李强认为,冰雪进校园是目前国家大力推广的项目,也是为了让更多孩子能够接触到冰雪运动。冰雪进校园主要体现在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校内部分主要是教学和青少年比赛;校外部分可以通过培训和冬令营等形式渗透冰雪概念。

同时,大量青少年涌入冰雪培训市场,意味着需要大批量不同水平的冰雪运动教练和教师。目前北京已经有许多中小学被授牌冰雪运动特色校,但专业的冰雪教练数量仍然比较稀缺。

“以冰球项目为例,目前国内冰球的特色培训还是以外教为主,而以冰雪进校园计划的推进速度来说,教练培训必须要加快前进步伐。另外,还要从学校入手,加强冰上培训规范化、机构化,建立冰上运动项目职业联盟和高校体育联盟,打造冰上项目联赛,这些对普及青少年参加冰雪项目显得尤为迫切。”金磊说。

## 培训潜力大 困难亦不少

开设培训课程,或许是维持青少年冰雪热情最重要的方式。如今,即便是上海、广州在内的众多南方城市,也建设了不少冰场为周边学校提供冰上课。一些地区甚至开始对深入发展青少年冰雪体育作出制度性安排。

比如,以往比较小众的冰球项目,近年

## 雪山之巅的“老男孩”

□ 李咏瑾

当一帮“老男孩”们在雪山之巅并肩而立、举起自己的雪杖

时,他们忽然觉得,其实青春从未远离

大风笑言自己在50岁之前也爱旅游,但那时纯属“享乐游”,哪儿舒服去哪儿,还讲究一个“三舒适”:交通工具舒适、下榻旅店舒适、游玩项目舒适。“人生在世,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他面带笑意地停顿了一下,但这一切全在51岁那年改变了。

改变的契机是他参加了一次贡嘎雪山西线的6日纯徒步越野,时间是在2012年10月初。当时仅仅是看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最新评选出了“全国十大最美雪峰”,号称“蜀山之王”的贡嘎雪山一片悬浮在半空之上的银光凛凛,实在美得炫目,毫无任何户外经验的他一看到就移不开眼,一激动不知就怎么站到了雪山下,还拖着自己的太太一起来“放松身心”。

到了集合地才发现,自己51岁,在平均年龄35岁的登山团员中实乃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而且在户外经验上,这位老大哥还是

一个经验为零的“小白”。

“当时连户外用品都不会用。”大风和太太乐呵着走了半天,才被同行的朋友提醒“赶紧把你们登山杖最下面那保护盖取下来!”虽然经验不足,但大风偏偏有一颗不服输的心,6天5夜的徒步旅程,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腹地蜿蜒前行,经历了高原反应、发烧、冷雨扑面,他愣是自己扛着5公斤的装备,成了全团唯一没骑马、没向导游求援的人!

即使这样,整个徒步下来,他印象最深的也不是自己吃的苦和累,那些极度逼近的自然之美撼动着他的心魄,“好像轰然打开了心灵上的天窗”。他在万籁俱寂中看到了雪峰之上银河系那巨大的光带,天际无比深远,自然之神微微低下它巨大的头颅,自上而下地向人类袒露出它宏大的本原。最遗憾的是在子梅垭口,本来是眺望贡嘎顶峰最好的观景地,可由于云层压顶,他与这位蜀

山之王终究缘悭一面。

那次回来以后,大风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咯噔一下发生了质变。经过半年的肌肉训练,第二年4月,他又将目光瞄准了著名的四姑娘山。

被称为“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主峰海拔6250米,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大登山名山之一,也是很多职业登山者心目中难以征服的巨大挑战。作为国家千人专家,书生气了一辈子的大风热血上涌,首次挑战就越过了难度相对最低的大峰,将目光瞄准了5454米的二峰。二峰马上就不再露声色地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穿越过阔叶林,眼前的针叶林、灌木、草皮和苔藓再次出现,意味着海拔在节节攀升,到达海拔4000多米雪线以上时,大风发觉自己已到达荒无一物的生命禁区。离登顶还有200多米距离时,风雪越加凄迷,他发觉自己已到达体力的极限,由脚趾到膝盖仿佛节节石化。他独自一人陷没在雪地里难以自拔,无奈只得放弃。两个月后的端午节,他稍事准备后卷土重来,却再度在距峰顶不足100米的地方黯然放弃。

至此他终于见识到二姑娘峰的“泼辣”,无奈把目标转移到稍微温柔一点的大姐——海拔5355米的大峰。当年国庆假期,他全力冲击大峰,临到最后关头又差点放弃。“天气实在太差了,一路上不断有其他登山者放弃折返,这对自己的心神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犹记得自己走五步就要原地杵着雪杖休息一下,“真是咬着牙,靠着毅力在一步一步倒计时。”登上山顶的那一刻,此前咆哮的风雪统统被他踩到了脚下:“心底忽然无比澄明,目之所及,群山匍匐,那一刻觉得未来人生再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都无所畏惧了!”

这样精彩的分享一发朋友圈,自然引来大家的啧啧羡慕。2015年端午节,受到大风感召,他的4位高中同学从北京飞赴成都,和他一起再度挑战大峰。平均年龄55岁的老同学们,就这样别开生面地将同学会开在了雪山之巅。其中有位从事金融行业的同学,体重几近200斤,为了这次登山,经过几个月的运动专门减重20斤,就是为了以更好的状态一次登顶成功。当一帮“老男孩”们在雪山之巅并肩而立、举起自己的雪杖时,他们忽然觉得,其实青春从未远离。

见君未至,  
塞纳布,站立起身  
姆依人,左右相伴  
一行人,启程赶往恩根能村,  
美味佳肴,悉数带上,  
长途跋涉,千里寻夫,  
及至军前,箪食壶浆,  
那年那月,煮食谷物。  
.....